

温奉桥 李萌羽 著

现代性视野中的

20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温奉桥,李萌羽著.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1125-044-2

I. 现… II. ①温…②李…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88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uazhang_china@hotmail.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张 华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4 mm×215 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61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温奉桥，1968年生，山东沂源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王蒙研究》执行主编。主要著作、编著、译著有：《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

小说》、《张恨水与市民文化新论》（即出）、《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王蒙·革命·文学》、《走下神坛的中世纪》（合译）等；参著《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精神旅途》等。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史哲》、《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等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参加或独立承担国家、省、学校科研项目多项。多次获得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李萌羽，女，1968年生，山东日照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和比较文学。近年来翻译著作2部，参编著作1部。在《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史哲》、《语言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当代文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20余篇，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承担“中西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学概论”（教材）等科研项目。

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建构(代序)

“现代性”曾被认为是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具有明显的“概念性的含糊不明”^①的特点。所以在诸多现代性释义中，人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语义场。因此，有人把现代性称为“无限的现代性”。惟其如此，现代性才充满了生命力，这一多种言说的可能性铸就了它的内在张力。事实上，“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结构”，甚至是历史、文学、社会学、经济、政治、商业广告用语中的“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性”已无处不在，它构成了我们言说的前提和无法逃遁的文化语境。然而，在最初的意义上，“现代性”主要是个反思性、解构性概念。其实，就深层精神而言，“现代性”的“张力”恰恰来自于它的建构性、主体性。主体性构成了现代性的最本质性内涵。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其意义构成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维面：时间职能和价值叙事。

时间职能。据尧斯考证，“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方文化中，大约在公元5世纪末，从词源学上讲，英语中的“modernity”（“现代性”）一词，来源于法语的 moderne 和意大利语中的 modernus，意为“现时”、“当下”。所以，现代性首先是种“时间叙事”，即一种迥异于传统神话循环时间观的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念和直线向前的时间意

①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识,“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是对应的”^①;法国哲学家热拉尔·楼莱认为,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即产生于西方、源于犹太—基督教拯救史观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是异于以前周而复始的宗教时间循环论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在现代性的“时间意识”的理解上,没有比阿拉贡更简洁的了。阿拉贡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时间职能”,他认为现代性首要的含义就是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现代性首先和主要的是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现代”,在西方文化中,首先是指与“过去”相对立的一种当代时间意识。从现代性的“现代时间意识”(直线向前,不可重复)层面讲,现代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神学。卡林内斯库在详细地追述了现代概念的起源后认为,“现代性的观念虽然与欧洲历史中世俗化的过程有关,但这个概念却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所隐含的时间意识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②。人对时间的“不可重复性”的体验,确立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构成了一种现代意识的重要方面。在此意义基点上,现代性的“时间职能”演化为特指历史上的某个“历史时期”,被视为介于已经消亡的“旧时代”“antiquitas”与人们期盼到来的“革新时代”“renovatio”之间的时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 17 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③;卡林内斯库也基本上把现代性看作一个与世界历史的演进相关的概念,认为现代性是“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④。美国著名社会文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更是明确地指称,“现代性”是指 1880 年左右到 1930 年左右这一历史时期,“后现代性”则是指 1960 年之后的历史时期。其实,在现代性的这种演化含义中,仍然可以发现现代性的“时代职能”的含义。这种把现代

①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 页。

②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 年第 1 期。

③ Zygmunt Ber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91.

④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34 页。

性的“时间职能”与历史演进相联系思路,都或多或少地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有关,他们都把现代性与历史进程中“轴心时代”的形成看作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价值叙事。除了“时间职能”外,现代性还具有意义、性质、属性功能——价值叙事。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被知觉为是一个从黑暗中挣扎出来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启蒙的时代,它展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①。在卡林内斯库的理解中,我们明显地感知到了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价值叙事含义。其实,从本原意义上,作为“时间职能”的现代性和作为“价值叙事”的现代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现代性不单纯是个时间性概念,更是个价值性概念,在时间性中内涵着一种价值判断。实际上,自16世纪后,现代性作为一个广泛运用的概念,就既具有历史性“时间职能”含义,同时也具有比较性“价值叙事”含义,人们更多地是从性质、价值、意义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的“现代”含义的。在英语中,“现代”的“现在”、“当下”意义,就含有与“传统”、“古代”相对的价值判断,在价值取向上把现代性置于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中的词汇》中,在“modern”一词后又附上三个具有意义判断的相关词:improve(改进、完善),progress(进步),tradition(传统)。汪晖认为,雷蒙德·威廉姆斯揭示了“把握现代一词正确途径”,“现代不仅意味着比过去更好,而且,它就是通过过去(传统)的对立或分离来确定自身的”^②。在《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汪晖更是在价值、判断、意义的层面上,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论述进行了阐发,“现代性概念则表达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③。在传统/现代、进步/落后、理性/愚昧、光明/黑暗等二项对置中确立现代性的含义是后来现代性意义生成的基本思路。伊夫·瓦岱把现代性主要地理解为一种“现代性意

① 陶东风:《从现代性的视角谈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文艺报》1999年10月19日。

②③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批评空间的开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6页、4页。

识”即“变化意识”，他认为现代性并不属于历史学家在编年史中按照某种规约而划分的某个界限分明的、可以打上相对精确日期的时期，如古代、中世纪、现代、当代。现代性与某个具体历史时期无关，它表现为某种“历史裂变意识”，“要意识到与过去相比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差异，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旧时代根本不同的时代”^①。在诸多的现代性理论中，从价值、性质、意义的层面，人们都倾向于在积极的、现时的、变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都倾向于赋予现代性一种正值意义。然而，所有这些理解，都有个潜在的逻辑，那就是现代性是对“传统”、“古代”等类概念的否定，就如哈贝马斯所坚信的，现代性永远都是面向未来敞开的，是永远与现时、革命、进步、解放、发展相联系的，与“传统”、“古代”等价值相悖离的。我国学者钱中文也基本上是在“价值叙事”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的，“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钱中文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普遍原则”，很显然，他强调了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意识精神”的含义，“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②。在现代性的诸多意义的维面，把现代性理解为某种现代“历史意识”、“历史精神”，体现了对现代性在社会进程中的某种动力性含义的认可。由此观之，作为“价值叙事”的现代性与作为“时间职能”的现代性有某种意义的关联，但无疑前者蕴含着更为广泛的内涵。

二

韦伯曾经相当精辟地把现代性看作一个“祛魅”过程，然而，这个

①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16页。

② 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285页。

“祛魅”过程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意义走向。在社会历史层面,“祛魅”表现为社会组织和结构模式的理性化、合理化;在个体审美层面,“祛魅”则表现为人的个体心性结构的越来越感性化、个体化。韦伯在论述现代性时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刘小枫认为韦伯的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包含两个命题,一是现代生活的理性化;二是终极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和个体化。^①所谓“祛魅”,一方面是指,世界图景和社会结构的日趋合理化建构;另一方面,则是指人的“意趣、思想和诉求之此岸性的超常高涨”,也就是“人之力量的高昂感”。所以,“合理性”和“个体性”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就构成了现代性主体性内涵的关键词,它们标志着现代性在社会历史层面和个体审美层面的不同的内在规定性。

耶鲁大学的哲学教授路易·迪普雷认为,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宇宙、自然、人以及超验因素的第一次理性“自觉”;超验性从“超自然领域”分离出来,人成为了主体,自然则成为了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思想史上,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自觉,即最初的理性启蒙,是对传统超验因素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否定与背叛。这种“主体自觉”在社会领域就表现为理性化、合理化。许多现代性研究者把现代性定义为“决裂”,认为现代性就是谋求与过去的非理性化、非合理化的“决裂”。福柯就把现代性理解为“变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的理性化、工具化、规范化和“统治”日益增长的过程;同时福柯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和个体的“规范化”转型,其结果是,“通过对精神和肉体的改造来消除所有的社会和心理的非规则性,生产出有用且驯服的主体”^②。博德里拉在《遗忘福柯》中宣称,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2~223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的文化相对立”^①。哈贝马斯虽然也同时注意到了现代性的“传统性”一面,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仍然更注重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性功能”,现代性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②。大卫·雷·格里芬曾说,现代性“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③。刘小枫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一文中,也从与历史的演进相联系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④。也即是,在现代性的社会历史层面,主体性虽然表现为理性化、合理性,但这种理性化、合理性自身,仍是主体性的某种表现形式。

现代性除了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变化”意义,还表现在人的内宇宙的“变化”即个体力量的高涨。这一点在福柯的现代性理论中表现最为明显,然而,福柯大都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的人的个体性“变化”。这构成了福柯现代性理论的巨大的批判性。与福柯不同,西美尔提出了“现代人”的概念来定义现代性,着重从人的个体性转变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即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的个性的某种“新质”的形成。西美尔认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形而上品质和实体性品质的解体,“个体的生成可以看作现代性的标志”^⑤;舍勒也基本上沿此思路展开他的现代性研究。舍勒把现代性定义为一场“总体转变”(Gesamtwandel),这种转变,既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也包括精神气质的结构转变,所以,现代性从本质上就是深层的“价值秩序”(Wertangeordnung)的位移和重构,是一种现代的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生成,和一种新的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舍勒认为,就现代性而言,人的现代心性结构、精神气质的生成,是比社会制度的转型更具有典型意义的表征,“现代现象

①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5 页。

② 姚文放:《全球性与现代性》,《求是学刊》2002 年第 5 期。

③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④ 刘小枫:《现代学的问题意识》,《读书》1994 年第 5 期。

⑤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2 页。

中最为深刻的变化是人的实存本身的变化”,即人的根本性“价值的颠覆”,现代性不仅是一场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变,更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欲念、心灵、精神等内在结构的转变,即人的内在生存标尺的转变,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Systematische Triebrevolte),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的东西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依然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精辟地指出,现代性——一言以蔽之: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①。张辉在其《审美现代性批判》中,把现代性的内涵概括为“三个主题”,即“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②。应该说,在主导性层面上,这种概括体现了现代性的基本精神。

就现代性这一概念内涵的生成、发展和演进而言,主体性或称自主性应该是其本质化的涵义。然而,许多研究者把这种主体性认为是现代性的某种否定性力量,认为主体性构成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和自我解构性。钱中文说“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地从自身酝酿了反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反现代性的思潮,同时这种反现代性方面又遭到现代性自身的批判”^③。实际上,所有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自我矛盾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都忽略了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统一性基础——主体性。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就是人的自主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从本质上讲,“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现代性产生于18世纪末,在这个时代,“原有模式和规范都已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和规范”^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自我确证的任务,“现代性即使能够,也不能再从另一时代所提供的模式中借

① [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梯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页、15页。

②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④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鉴行为的标准,他必须从自己中创造自己的规范”^①。如果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就会发现所谓的现代性意义的内在矛盾性能够找到概念的意义基点,就会统一起来。从现代性的主体性含义出发,“两种现代性”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性危机”、现代性导致了“贫乏世界”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去现代性冲动”等,从根本上讲都是伪命题,都是对现代性的曲解。现代性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必然地构成对立、解构的紧张关系,它们的共同的含义应是个体的主体性内涵。现代性之所以是个“面向未来”的概念,是一项“未竟事业”,其根本所在,即现代性首先是个动态的、主体性概念。

三

如果说,现代性的主体性在社会领域主要体现为某种“变化”、“决裂”和“自我”生成的话,那么,在审美领域,现代性的主体性内涵则有着另一种表现形态,这种主体性并非表现为“变化”中的对立、理性化、合理化,而是表现为延续中的“更新”、个体感、去秩序性。

刘小枫认为现代性的审美性的实质包含了三项基本诉求:“一、为感性证明,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式的人生态度,即对世界的所谓审美态度(用贝尔的说法,‘及时行乐’意识)。”^②审美现代性内在地蕴含、生长着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挑战的力量。所谓“反思的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浪漫的现代性”、“美学现代性”、“反射性现代性”等术语,来标志现代性的审美维度,在通常的意义上,都强调了审美现代性对一般现代性的批判性、矛盾性、解构性,甚至称之为“反现代性”。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两种现代性”。但是,所“两种现代性”的说法,恰恰忽

^①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7页。

视了它们二者之间的更内在的意义关联。其实,完整的现代性内涵,既包含“现代性”,也包含“反现代性”。利奥塔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的睿智。他说,“后现代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①,就现代性的审美层面而言,利奥塔无疑相当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本质。

从根本上讲,审美现代性仍旧无法完全脱离二项设置的意义呈现方式,但现代性的审美性却着重于个体的心性结构、精神意识等人的生存的内在图景,所以,侧重于人的内在层面的审美现代性与侧重于社会组织结构形式的历史现代性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延续中的“更新”。在社会历史层面,现代性与传统、古代性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否定式的紧张关系,但在审美层面而言,这种对立的否定式紧张关系却不复存在,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二者之间的承续关系,这是社会层面现代性与审美层面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区别。就现代性的审美层面而言,“现代性”并不等同于“决裂”,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新的时代意识”就完全与“过去”无关,相反,他强调了“现代”与“古代”的联系,他认为作为现代性的“新的时代意识”,是“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并且,这种“新的时代意识”,就是“通过更新其与古代的关系而形成自身的”^②,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所以,哈贝马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摆脱了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激进化的现代意识”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完全建立在对古代否定基础上的现代意识,人为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造成了一种“抽象的对立”关系。所谓现代性,并不是对古代、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一种“更新”关系,与古代还保持着一种“秘而不宣、因而不露”的关系;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在强调现代性的“断裂”(discontinuities)性的同时,他又强调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联系性。他认为,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延续,两者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现代性之所以无法离开传统,是因为“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传统“是驾驭时

①②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10页。

间与空间的手段,他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①也就是说,审美的现代性与时间上的现时性、新事物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在审美意义上,现代性的主体性表现为独创性、去秩序性,即永远的颠覆性。第一次从纯审美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阐释的是波德莱尔。他在1860年写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对现代性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東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②在这里,波德莱尔主要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发展变化的价值”,而这种“发展变化的价值”并非是现代时期所特有的,它是每一时代文学都具有的品格,即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历史性的风貌。波德莱尔反对把审美的现代性与“现代时期”之类的概念相联系,他甚至明确表示,现代性不是现代时期所特有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现代性。亨利·梅绍尼克在《现代性复现代性》中,更是强烈指责从断裂的时间性出发来界定现代性的做法。他说,“现代性并非新事物,所以谈不上断裂。但它消除了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对立”,将新事物等同于现代性,“就等于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掺杂在一起”^③。所以,与社会历史的现代性相比,审美现代性更加本质化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历史意识”的内容。乔治·巴郎蒂耶提醒人们从新奇性、分裂性、不断的变化性这几个方面来理解现代性的含义,他非常精辟准确地把现代性定义为“现代性就是运动加上不确定性”,“现代性是活动的,是解构和建构,是推陈出新”,现代性并非某种凝固不变的“性质”,而是一种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主体意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利·梅绍尼克认为,现代性“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主体”。所以,只有将现代性赋予主体性含义,现代性这一概念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才会永远鲜活地生存于历史之流中。就审美的现代性而言,它不是一个时代性概念,而是产生于主体的时代意识中的时代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就审美现代性而言,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③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70页。

已经建构了现代性的主体性内涵。波德莱尔在一种更加个体性意义上强调了现代性的主体性含义,他认为所谓审美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某种“不确定性”^①,就是对永恒不变的反叛和颠覆。

因之,现代性是个充满了主体感的概念。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个“方案”,还是作为一种态度和叙事,在其动态的意义上,都表现为某种主体性含义,那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和体现了历史进步的眼光、情怀、信念。现代性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某种凝固的历史性“特质”、“属性”,而是表现为某种社会、文化层面的制度性变革,和与这种变革欲求相适应的主体精神—情感状态、心性结构的变化。在本质意义上,现代性是生长于内在主体的历史意识和价值取向,这种主体感构成了现代性的最具历史活力的意义价值走向,即现代性产生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梅绍尼科说:“现代性存在于创造主体和主体的目光之中”,现代性并“没有固定的、客观的参照对象,它只有一个主体”^②。所以,现代性是一种永远面对未来的与时俱进的时代变革意识和来自情感深处的自主性冲动,即人的主体性意识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诉求。由此,赋予了现代性一种新的生机和活力,“‘现代性’是对‘它性’(otherness)与变化的承诺”^③。因而,主体性构成了现代性的意义主流。现代性在“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中魅力永存。

①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②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③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批评空间的开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页。

目 录

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建构(代序)	(1)
-----------------------	-----

上编 现代性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

文化选择与价值悖论

——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	(3)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9)
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30)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	(47)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	(61)
现代性与文学史新思维	(73)

中编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

论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	(85)
论张恨水小说的文体现代性	(98)
现代报刊、稿费制度与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	(113)
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123)
“现代性”规范的调整	
——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	(133)
民族性与现代性成功“对接”的典范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新论	(144)

下编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

后革命时代诗学

- 王蒙文艺思想散论 (155)

- 王蒙与 20 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思潮 (170)

- 论王蒙小说的政治意识 (181)

- 论王蒙文化思想的现代性 (189)

重构《红楼梦》的释义系统

- 王蒙与《红楼梦》研究略论 (200)

- 王蒙诗情小说刍论 (212)

跨文化视野中的王蒙小说解读

- 《坚硬的稀粥》与《活动变人形》新论 (226)

欲望叙述及历史背谬

- 读王蒙的《青狐》 (238)

- 浅论王蒙旧体诗 (249)

心灵的隐曲 时代的浩歌

- 读《王蒙自传》 (261)

- 后 记 (270)

上 编

现代性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

